

更新书架

《忍不住的“关怀”》



作者:杨奎松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·5

本书讨论的三人,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;一位是报人王芸生;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。三人在 1949 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,1949 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。杨奎松笼统地发出质问: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,集体转向? 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、档案文献披露出来,他发现,事情并非那样简单。

《巨大灵魂的战栗》



作者:毛尖
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·4

毛尖说,我们这个课程最低也最高的纲领:希望这文学课堂成为生活的意志,成为修正生活的意志。这本书由文学影视经典导读课程的讲稿修订而成,带领学生走进名著,领略文学的魅力,理解历史和社会,感悟人生。

《同学会》



作者:孙健
重庆出版社 2013·6

不知何时起,“同学聚会”悄然成为一种时尚、一种流行。如此看来,孙健以其独特的视角合时宜地创作了《同学会》,倒是有种应运而生、呼之欲出的味道了。毕业十年,林子阳参加了同学会,见到上学时暗恋过的女孩白杨及其老公陈牧天。看到他们事业有成,碌碌无为的林子阳决心要出人头地……故事由此展开。

好书推介

绝望深处是荒诞

——余华新作《第七天》读后

■张晓峰

时隔 7 年后,著名小说家余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最新长篇小说。凭借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等小说成名的余华,有着庞大的读者群。距新书上架一周,已预订出 70 万本。笔者也在新书上架的第一时间,买到了这本期待已久的小说,并且连夜读完。诚如此书的编辑林妮娜所说,这是一本比《活着》更绝望,比《兄弟》更荒诞的小说。绝望的现实深处,却又是幽默的荒诞不经。

小说讲的是主人公杨飞的幽灵七天中的奇遇。第一天,杨飞的幽灵去殡仪馆,这里死人是分等级的,富贵人坐沙发,穷人坐椅子,权

贵享受特权的,市长走进殡仪馆火化,其他人都要排队,等市长烧完才能烧其他人。这影射了穷人活着买不起房、死又死不起的现实。

第二天说的是强制拆迁的事。杨飞的幽灵放弃了火化,回去的途中,遇到了市政府前示威人群,了解到了事情真相。晚上,电视播放的新闻发言人的讲话却是另一回事,余华借用一吃饭男子口吻说:“他们说的话,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。”

第三天,杨飞去寻找自己失踪的父亲,一商场失火,死亡 7 人,在阴间碰到大火烧死的人员,一共是 38 人。这也是影射某些事故瞒报

死亡人数的新闻。

第四天,集中叙述了媒体曾经集中报道的鼠族刘梅的悲苦的生活,直至离奇自杀。

第五天,幽灵杨飞在阴间遇到了被枪毙的杀人犯,妻子失踪,他被抓获,枪毙了。半年后,妻子回家了。这样的新闻一直都有,冤假错案时有发生。

第六天,地下卖肾市场,鼠族伍超为给女友买墓地,到地下卖肾黑市。这也是媒体广泛报道的偷肾和卖肾的新闻。

《第七天》延续了以往关注底层的苦难意识,以细微的事件扩大

人性的苦难,读起来,震撼人心。他用寓言的方式,放大了孤魂野鬼们平等、友爱、互助的世界,勾勒了一副阴间的乌托邦图景。阴间的食品是安全的,阴间开的饭店没有公安、消防、卫生、工商、税务压榨。阳间的冷酷与阴间的温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! 看似荒诞不经,实则小说的素材就来自活生生的现实,就来自我们的新闻报道!

我想,作家的本意决不是放大痛苦,放大绝望,而是用文学的手段来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,找到疗治的方法,我们的生活中更多一些正义、光明和温暖。

分享悦读

我的“芳草居”

■闫东良

小时候,我爱看书。那时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瓦房屋里,我的书只能放在一个木箱里。这木箱看着破,但木板厚,还能上锁,成了我的宝贝箱。暑假很长,有时天天下雨,我就躲在家里,在书箱里翻出旧书来,一遍又一遍地看,常常看得入迷,不知不觉中,我和书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后来,师范毕业,平时住在单位里,我便买来两个书柜,专门存放我逐渐增多的书。书柜和衣柜合起来,几乎占去了一面墙的地方。屋里很挤,有同事说,这书柜太占地方了。但在我心中,书和衣物一

样重要,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。单位里几次换房间,搬东西时再累,我也坚持把书搬过来码好在柜子里。前几年,我们家在镇上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,孩子欢呼雀跃,庆祝有了自己的房间,妻子很高兴有了宽敞的新居;我的高兴之情甚至要超过他们,因为我的那些宝贝书籍,终于可以结束流浪生活,存放在我的书屋里了。

新居一间朝南的屋子,作为我的书房,我命名为“芳草居”。之所以这样命名,是因为我和爱人都属羊,双胞胎儿子属马,都属“食草动物”,我们也都爱看书。平日里有了

闲暇,我们和孩子都挤在书房里看书,就如羊和马在草地上吃着青草一样。“芳草居”有十五平米,我贴墙放了三个书柜,里面有两个书柜存放我的书,妻子和孩子的书放了一个柜子。去年,我获得奖励,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家庭书架”第一辑,含四大名著和《四书·五经》、《唐诗·宋词·元曲》、《唐宋八大家散文》等,共二十本,它们成了我柜子里的新宝贝。

我家房子在四楼,天气好的时候,从书房窗户向外看,在蓝天白云下,远处的群山峰峦起伏,分外好看。凭窗远眺,常使我的眼睛和

内心都得到了很好的休息。宽大的飘窗,也使屋里白天分外明亮。我临窗放了一台电脑,成了我码字看书的好地方。房间还放了一张单人床,我累的时候,就躺在上面休息。

因为爱书,我特别欣赏民国年间湖北的名人熊伯伊写的《四季读书歌》,请镇里的书法高手写为四幅行书,裱好挂在书屋的墙上。现在正是夏季,读书歌里的句子也正合我的心意:“夏读书,日正长,打开书,喜洋洋。田野勤耕桑麻秀,灯下苦读声朗朗。荷花池畔风光好,芭蕉树下气候凉。农村四月闲人少,勤学苦攻把名扬。”

那些年,那些古龙武侠

■黑王辉

“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琼瑶梦,每个少男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。”这话一点都不假,从小,我便是个武侠迷,而且是忠实的古龙迷。

上小学的时候,由于贪看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陆小凤传奇》等武侠小说,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,被父亲一怒之下关了禁闭,可还是挡不住我的痴迷,半夜翻窗户还跑到别人家去看。中学时,能接触到同学们相互传阅以及校外租书室的武侠小说,从此便不能自拔,常常头埋在书桌下一看就是一天。那时,最喜欢看的便是古龙的武侠小说。

记得我看的古龙第一本武侠小说是《小李飞刀》,被其中的情节深深打动。后来才知道,《小李飞

刀》是古龙的巅峰之作,蕴含了他对人生的很多感悟。

之后,我希望自己是无忧无虑的小鱼儿,精灵古怪,聪明绝顶,凡事都能想出办法,再也不会被人骗;我希望自己是四条眉毛的陆小凤,看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决战紫禁之巅,去破解绣花大盗的秘密,揭开幽灵山庄的谜团;我希望自己是盗亦有道的“盗帅”楚留香,处处留情,处处留香,面对强敌的时候,决不退缩,迎难而上,勇往直前,而每次总能逢凶化吉,遇难成祥;我又希望自己是丁鹏,一把圆月弯刀在手,紧握自己的命运,人是刀的主宰,而刀是人的灵魂。在我无数的梦里,我都是一名刀客,或者剑

侠,行侠仗义,劫富济贫,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。

还好,我并没有因此耽误功课,就这样在武侠的陪伴下,一路有惊无险地考上大学。在那时的教育里,武侠小说是不入流的。其实,学习成绩的好坏和武侠小说本身是不相关的,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程度以及修为。

毕业之后走向社会,苦苦煎熬,奋力打拼。有时候,回过头来,再看那些武侠小说,就具有很普世意义和传世价值。现今社会,何尝不是一个江湖呢?不公平的事情时有发生,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侠客出现呢? 在困境中,难道不应该学习楚留香的坚持吗? 在绝境中,难道

不应该像小鱼儿那样想想办法吗? 很多时候,我们需要武功秘笈,需要跌落悬崖起死回生,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机会,需要醍醐灌顶茅塞顿开。最重要的,因为有了武侠,让我们相信人间自有正义在,世界自有公理存。正因为有他们,我们才有这么多的成人童话可看,让我们在成年以后还能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,追求自己的梦想。

“小李飞刀成绝响,人间不见楚留香。”这是倪匡哀悼古龙的挽联。今年,是古龙诞辰七十五周年,新版古龙著作以及电视剧的出炉会掀起一阵“古龙热”。作为曾经的古龙迷,我希望这样的热度,更持久一些。

《时间,快与慢》



计算机化和信息大爆炸带来了焦躁不安、转瞬即逝的快速生活,提倡肤浅的“速度”文化和“效率”模式,这不仅损害了个人生活和文化创造力,对社会的整体进步和长期发展也极其不利。本书一反当下潮流,系统全面地剖析了加速发展方式引发的生存困境和社会畸变。

作者:[挪威]托马斯·H·埃里克森
周云水 何小荣 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·6

《长袍与牢骚——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民国》



民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,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。本书聚焦普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人与事,被遮蔽与被掩盖的历史真相。本书分三编。上编“社会思想”介绍了林森、张澜、张君勱、胡适等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中编“文化传奇”讲述了成舍我、夏衍、柳亚子、张伯驹等人的风骨铮铮,蕴藉风流。下编“时代变迁”讨论了物理学家饶毓泰、新闻人杨刚、地方绅士牛友兰等人的坎坷命运,发人深省,耐人寻味。

作者:智效民
凤凰出版社 2013·6